

拾忆平常生活

来到未入夜的驳船码头河畔，看那些载着旅客的驳船徐徐经过，享受在新加坡难得的恬静和缓。

这个情景是本地水彩画家周佑任（39岁）最近入画的题材。翻开他的画作，大部分描绘的是本土生活和街景，如忙着泡咖啡的咖啡头手。

周佑任觉得，恰恰是一般本地人的生活方式，才能找出属于新加坡的灵魂。

他最喜欢到富有古早味的地方取材，如小印度、如切、芽笼等。对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他而言，这些地方多了人情味，比较亲切。牛车水也曾是他笔下的常客，但过去几年，该处经历了不少变化，古早氛围渐淡，已失去原有的特色。

周佑任告诉记者：“太现代化，粉刷得太干净的地方，我都不太感兴趣，像是圣淘沙，我从没到那里写生。”

他感叹，新加坡在保留历史遗迹方面做出不少努力，有些老街坊却只能随着时代消失。

达哥打弯老组屋区有一家拥有55年历史的杂货店“天记”，几个月前刚易主，变成复古咖啡厅，没想到上月突然接获政府的拆迁通知，与街坊的关系顿时只剩两年光景。

周佑任曾以素描的方式将“天记”原貌保留在画纸上，当时听到消息颇有感触。他说：“我能理解发展的需要，可是不能为了发展而发展。希望发展商能适当保留区内原有的面貌，而不是把它变成像一般的组屋区和商场。”

周佑任老家在砂拉越古晋，1997年从新西兰的奥塔哥大学（University of Otago）会计系毕业后，隔年来到新加坡工作。

当全职画家前，他可是成天面对账目和电脑的会计师，在这行打滚了10多年。期间，他还半工半读，考获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认证。

12年前，已考获证书的周佑任终于能拨出时间投入自己的嗜好。“小时候总喜欢涂涂画画，也立志要当一名画家，可是父母认为画画不能当饭吃，叮咛我应该找个饭碗。”

写生让人用心观察和了解一个地方

重新提起10多年未碰的画笔，他发现自己对绘画的热爱丝毫未减。他接着向擅长写实水彩画的本地画家黎才专拜师学艺。学画两年后，正式申请成为新加坡水彩画协会会员，如今是该协会副会长。

周佑任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开班授课，报名人数超过预计。“很惊讶会吸引到那么多人，以为多数人一心只为工作。其实，40岁以下的人开始愿意和艺术联系，从中充实生活。”

此外，他加入“城市写生人”的行列，一次参与在市区重建局的展出，让他得到一名画廊老板赏识，隔年第一次开个人画展。去年，他更代表新加坡参加中国—东盟（亚细安）青年艺术家交流营。

他本身在摄影方面也略有涉猎，却更钟情于写生，因为单是按下快门，是无法用心观察和了解一个地方。

他说：“写生凭的是记忆和想象力。在原地这么长的时间，景物都会有变化，也需要进行构图。几年后回头再看，还会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曾经和某人说过的话。”

周佑任是永久居民，早当自己是半个新加坡人。他和同样来自马国的妻子育有一对儿女，分别为8岁和6岁。

两年多前，在妻子的支持下，他辞掉会计工作。“我由始至终只把会计当成一份工作，只为养家糊口。现在收入少一些，没那么固定，但生活还过得去。”

回想过去，周佑任觉得自己的经历可以作为国家的借鉴。他说：“新加坡独立至今，前40年都在忙着赚钱，其他方面如艺术难免被忽略。可人少了艺术的陶冶，就不完整了。”

翻开周佑任的画作，大部分描绘的是本土生活和街景，如忙着泡咖啡的头手。他认为，恰恰是一般本地人的生活方式，才能找出属于新加坡的灵魂。

国庆日虽然已经过去，但是民众对新加坡的期许和反思从未间断。不论是已成为新公民、永久居民，还是仍保留外国国籍的新移民，身处这个他们视为家的地方，不禁产生千丝万缕的情感，也从这片土地和人民领悟了许多。三名用不同方式与新加坡拉近距离的新移民，和《新汇点》谈他们眼中的新加坡，以及对国家的期许。

身份不同 经历各异

他们在新家找到自我

苏文琪 / 报道



为了最爱的绘画，周佑任毅然放弃收入固定的会计工作，用他的画笔记录新加坡平凡的生活方式。（严宜敏摄）



施提走上街头收集陌生人的故事，自己也从人们的生活经历学到重要的人生道理。（曾坤顺摄）

倾听街头故事

一个受“人在纽约”（Humans of New York）启发的网页“人在新加坡”（Humans of Singapore）于去年11月设立。

网页的宗旨很简单，就是记录生活在新加坡的人背后的故事。

创办人施提（Shitij Nigam，23岁）来自印度德里。他2008年拿到奖学金，到新加坡管理大学念书，前年毕业，目前在一家咨询公司当信息系统业务分析师，持有就业准证。

设立网页的契机很偶然，当时施提和朋友浏览“人在纽约”上的平凡人故事，朋友突然建议他设立新加坡版本。他不假思索，答应下来。“在新加坡生活六年，我有四年在管理学读过，没有机会认识圈子以外的人。这对我来说是难得的突破。”

施提拿起相机，开始走上新加坡街头收集陌生人的故事。他坦言：“一开始真不知道要如何跟陌生人攀谈，让他们放下戒心，谈一些深入的话题，但慢慢的，我在访问与被拒中学到说话的技巧。”

至于摄影，施提也是边拍边学。他一般会问对方是否愿意拍照，拍完后把照片拿给对方看，然后解释拍照的原因，跟着抛出一些关键问题，问对方诸如最快乐或最悲伤的回忆是什么。

总是笑脸迎人的施提说：“很多人以为新加坡人很被动和保守，但我遇到的很多人不是这样，大多很健谈。”碰到不讲英语的受访对象，他也会找路人充当翻译员。

他最初在乌节路、亚拉街等地方寻找受访者，最近渐渐往市区以外探寻，如勿洛等地方。“新加坡市郊让我感到惊喜，因为碰到的人更多元化，所分享的故事也更发人深省。”

收集故事过程中学到人生道理

在收集故事的过程中，施提也学到重要的人生道理。通过发掘弱者或处于社会边缘的故事，以及他们的奋斗故事，也教会他如何同理心体会他人的感受。

有一次，他遇到一个全身刺青的年轻女子，上前和她聊天后，才发现对方是个很有想法的平面设计师。“一般人看到她的外表，会以为这个人没有前途，现在我不会轻率地以貌取人。这样重新认识新加坡，让我觉得耳目一新。”

整整一年独自经营网页，名气打响后，施提有时会收到人们自己拍摄和采访的小故事。他也曾带其他有志者一起上街收集故事，教他们如何跟陌生人说话。目前有一名大学生和他一起打理网页。

尽管工作繁忙，他还是坚持在周末休息时，到外面找访问对象。记载的故事至今超过300则，吸引4万多人关注网页。

“人在新加坡”的成功，让施提近期一直成为受访对象，笑说还是很习惯。

他兴奋地说，没想到会得到那么多回响，也让他发现“人们不是不关心”。“人在新加坡”还有很多潜力，他会继续保留这样的方式，看它还能走多远。

施提曾因课业到美国交流半年，也到过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旅游，他直言除了家乡，没有其他地方能像新加坡给他家的感觉。

谈起一些本地人对外国人的排斥，施提认为，人们并非毫无根据，期望新加坡人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是不现实的。

他也觉得，认识新加坡的不同面貌是很重要的。新加坡人往往被归类为保守、怕输，但这只占一小部分，不代表所有新加坡人。

他说：“人绝对不只有一个面貌，只是我们都不够努力去了解他人，学着包容不同背景和想法的人。当然，这不只是新加坡才有的情况，现代人大多太专注于工作。”